



甲辰龙年初春,在美丽的阿弓,一位我极为仰重的老人,走完了平淡慈祥的一生。依依离别阿弓这些年,自己无比眷恋盼着能重回,不承想,却以送别老人才得以前往。已是早春,沿途漫山遍野,虽说已是春蔓纷飞盎然,然而,心却飘到了乌蒙高原。多年前,所在单位决战贫困任务在织金阿弓,我背着行囊前往黔西北,从此阿弓便深深烙印在心里。阿弓,毕节和织金本地人把“弓”读成“炯”音,为何如此称呼,未细细考究,第一次听了倍感亲切,很有乡土特色。多听几回,也就如当地人一般叫上了。阿弓坐落于黔西北乌蒙高原的偏僻山区,是个多民族聚居地,这里自古深藏在连绵大山幽谷中,毕节本地乡镇多,提及阿弓,有的未必知道在哪儿,可一提起阿弓的苗族文化,人们却印象深刻。2014年春,首次前往阿弓,一早,从七星关出发前往,出高速,上省道,绕乡村路,抵达时已是午后,沿线走访了几个村的贫困群众和驻村干部,来到一位养猪致富能手硬化过的院落前,与当地干部群众拉家常,摆问题、谋路子,听想法心声,记录他们所期所想,几小时下来,已是傍晚时分,高原早春晚风初暖乍寒,空旷田野飘着泥土芳香……如何帮助当地群众尽快摆脱贫困?这是首次行访阿弓,想得最多的事。阿弓自成为多家市直部门集团帮扶联系点以来,调研、走访、会诊把脉后,列出了详细的帮扶规划。我还记得,当时,办公墙上除了中国地图、贵州地图,就是驻村队友连续数月精心绘制的“阿弓产业发展规划

最忆是阿弓

□ 蒋兴勇

图”了,驻足挂图前,产业布局、基础设施、村居特色、种养面积及项目投资,一目了然直观展现。阿弓的基本现状,在脑子里底数清、情况明了,贫困根源也已号完脉,帮扶蓝图绘就了,接下来,就要全力加快推动与逐步解决……对口帮扶阿弓,协调资金项目,自是最直接的路径,瞄准靶子,分类实施,力图由“输血式”转向“造血式”帮扶,从当地急难求助中,多方撑起“众人拾柴火焰高”风向,充分调动起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全乡的精准扶贫才会迎来新格局。单位与阿弓结了对子,平常,前往其他县乡镇,不管是调研还是访贫,哪怕车程离阿弓再远,我都会拐转进来,实地走一走、看一看。行走阿弓,连片几个村,田间地头,布局的新产业,当从心里察觉到,阿弓所有村(社区)都动起来了,悄然迎来由无到有、由少积多的变化,这种定期或机动式的走访,这种忙碌中的奔行停靠,却让我极为欣然……生命的承诺,要用真帮实促兑现;倾情的回馈,惟有于同心携手中绽放。对阿弓集中连片的扶助,有当地和集团成员共同激发活力,短短几年间,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产业结构调整,无论是传统种养还是“美丽乡村”建设,制约阿弓发展的瓶颈逐一破解,最主要的,曾受囿于长期贫困落后的背景,当地从“要我脱贫”认识向“我要脱贫”观念转变,阿弓人脱贫致富的精气神大涨,自身潜能潜质迸发,在整体推进扶贫开发和脱贫攻坚任务中,释放出一种新动力新活力。曾经,阿弓处在一道“天堑”,几年下来走上了一条通途,基础设施、产业项目和老百姓意愿,全然凝结成了一根弦、一股绳,奋发脱贫的阳光朗照阿弓,极为耀眼地掩映在雄浑苍莽中。阿弓的变化,引起更多关注的目光。还记得,有篇《阿弓人,射出发展之箭》的报道,现在看来,其字里行间是默默鼓

励与期待。期待我们早日帮助阿弓摆脱贫困,让群众脸上绽放出更多幸福笑意!走进阿弓,结对帮扶阿弓,偶然,得知友人家乡就在乡里,一个秋天,在村里走访调研,我走进了友人所在狗场村的家。友人自小在阿弓成长,考取大学,从山里走出,留在省城谋职,家里老父亲健在,有侄亲悉心照料,过着颐养天年的生活。陪同老人小坐,闲聊,慈祥的老人还抱出了他那把古老月琴,用干毛巾轻轻擦掉上边的灰尘。老人上过私塾,年轻时在村里教过书,当过会计,做过石匠,能熟背四书五经,这一辈子过得挺苦,而人却极为豁达乐观。友人说,打小耳濡目染老父亲一切,让人成长懂得了很多道理,身上也潜遗了老人身上传统儒雅的人文性情。老人这一生,平时喜好“捣鼓”各种器乐,弹月琴,拉二胡,弄三弦琴,吹拉弹写抄刻,样样在行。当时,大家围坐一起,老人笑眯眯手捧月琴,倚靠怀前,醉心弹起了好几段乌蒙小曲,琴声清脆袅袅,静谧的村里街边,一间小屋多了欢乐融融的气氛。帮扶阿弓多年,后来,又转战威宁板底。2017年初冬,在严寒中走进阿弓,依依离别时,天已快黑。打开手机,亲朋的祝福传来,这才猛然记起,最后一次行走阿弓,当天是我的生日。“谢谢亲,我正行走在美丽的织金阿弓!”悄然感动间,我写下这句回复。阿弓之行,留下了我难忘的生日记忆。时光悠悠,总有一个地方让人难负深情;岁月匆匆,总有一处引发悠悠往昔回味。离别乌蒙高原这些年,因为心里的牵挂

秋日笔记

(组诗)

□ 李廷华

白露

清晨的草尖和树叶挂满了亮晶晶的珠子好像黎明撤退时从夜空掉下来的星星它们闪一下,我的眼眨一下我想把这些白花花露珠收藏起来,备不时之需霜降时用它降一场霜霜是雪落地的一场预演立冬后用它下一场雪瑞雪一直是丰年的象征转眼间,所有露珠不见了它们,仿佛都藏进了我的梦里

秋分

秋分,其实是完成对故乡秋色的一次分配默不作声的稻草人与日出而作的父亲一个负责站岗,一个负责收成父亲被压弯的腰与耕牛犁地的腰如两个桥拱,形成对称再看父亲掰苞谷时的笑脸与晚上休息时的疲惫是对折的两面秋收图,一动一静

寒露

傍晚的秋风更凉了手上汗毛直立我掏出手机看日历已经是寒露了我把短袖换成长袖把凉茶换成热茶把凉被加厚了一层我想到了身处高山的故乡寒风像松针一样密集我去商场挑了两件棉质外衣快递回去,标注加急听到有人咳嗽,我就紧张我怕易感风寒的父亲耐不住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挑衅

霜降

开始下雪了,一场秋霜总有不同的念想如果我想到了胭脂那就给我的姐姐当护肤品她的脸像枫叶,被太阳烫红了如果我想到了甜蜜,那就给老家的菜园腌一层结晶的洋槐蜜我的乡愁此刻是母亲种的白菜、萝卜和西红柿如果我想到了月光希望把霜下到路边的树上我的父亲干活赶早路路亮一点,他就能快走一点

■ 李廷华,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散文诗世界》《南风》《贵州作家》等。

岁月碎片的大时代

——读杨胜军散文随笔集《岁月碎片》

□ 姚瑶

作家李文明在为杨胜军先生散文随笔集《岁月碎片》所作的序言中,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观点:人的生命状态,既有“线性”,也有“片性”。“线性”是时光奔流,一去不返的长河;“片性”则是生命在不同阶段留下的具体图景。读《岁月碎片》,我不由想起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中的名句:“人生到处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鸿雁飞过,是生命绵延不断的“线性”历程;雪地上偶然留下的爪印,则是生命中的某个具体瞬间,正对应着“片性”。将一块块人生的切片拼接起来,我们终将拼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生命图景。在阅读过程中,那些质朴的、带着温度的文字,让我感慨良多。我忽然明白,胜军先生正是用数十年的光明和生活积累,为自己、也为一个时代,拼出了这样一幅图景。

这本书的诞生,本身就自带温度。在自序里,他如是写道,数十年职业生涯,仿佛置身于一场永不停歇的忙碌漩涡,脚步匆匆,无暇他顾。朋友劝他先简单记个“头头”,等有空了再完善。这些话,像一束光,照进了他被忙碌填满的生活。从那以后,每当遇到值得铭记的人和事,他便抽出片刻,飞快记下那些一闪而过的灵感与故事梗概。谁也没想到,这些随手记下的笔记,竟在不知不觉间汇成了一份21万字的文稿。“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最朴素做法,可见胜军先生是一位有心之人。通读全书,里面没有宏大叙事,只是如实地保存个人和时代的记忆,让每一片时光的切片都透着真实的珍贵。全书分为亲情、友情、乡情、游学、感悟五个部分。最让我动容的是亲情篇。写二姑、写四姑妈,写早逝的父母,都是农村人共通的辛酸与善良。父亲为供他到外县读初中,向远房伯伯借了十五块钱,直到他参加工作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才还上。这一句话,道尽农村孩子求学的不易。我想起当年我们四兄妹小时候,每到开学季,愁坏的是父母。有一年,弟妹的学费还没有着落,父亲涎着脸去求校长宽限几天,校长指着父亲鼻子说,盘不起就别生这么多。我猜父亲当时的脸一定比猪肝色还难看。胜军先生写到四姑妈十五岁被许配张家,不堪虐待外逃,后来受尽磨难,却依然纯朴善良、心胸豁达,原谅了所有曾经刁难她的人,最终感动得张家后代前来祭拜。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身上承载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悲剧,闪耀着人性与人情的光芒。

胜军先生和我都是从天柱的小山村走出来,骨子里有着天柱人崇文尚学、重情守义的精神底色。他在友情篇与乡情篇里,把一个写作者对土地与故人的眷恋写得淋漓尽致。天柱素称黔东南“文化大县”,耕读传家的风气代代不绝,这份由书卷与乡土共同滋养的深情,最终都落进了他的文字里。“大家曾经共饮一井水,共砍一山柴,一起就读一所小学校,后来为了生活各奔东西。”这样的句子,但凡有农村经历的人读来,都会心头颤抖。他写村寨的空心化,老的老、小的小,年轻人进城打工,昔日温馨宁静的寨子令人担忧;他写“村超”的火热、下司镇的魅力、苗寨芦笙节的喧腾,也写乡土人事的种种变迁。这些看似零散的碎片拼在一起,恰是当下中国广袤农村转型最真实的图景,也与黔东南作家群一贯扎根乡土、书写民族记忆与时代变迁的创

作传统一脉相承。在这片多民族聚居的土地上,从民间叙事,到一代代本土作家对乡村与底层的深情书写,文学不再是象牙塔里的高谈阔论,而是贴着泥土、沾着烟火气的真情表达。胜军先生的《岁月碎片》,正是这传统中朴实的一笔。此外,游学篇记录了他赴清华、北大培训,赴香港学习考察的见闻,从企业管理的差异到“学有所思、观有所感”,一个基层干部把每一次远行都当成对照世界的窗口,视野打开了,脚下的土地反而看得更清。胜军先生的文字,扎根于黔东南乡土文学的沃土,摒弃了繁复的雕饰,走了一条返璞归真的路。全书没有华丽辞藻与夸张的排比,甚至看不见一丝炫技的痕迹,有的只是一支笔、一张纸的白描,以及那份润物无声的娓娓道来。

这份质朴,让每一个文字都有了画面和声音。读《一楼》,那不仅仅是文字,更像是一部微电影,仿佛能听见麻雀啄碎晨光的动静,能感受到露水沾湿睫毛的清凉,能看见窗台吊兰垂下的那道绿瀑,更能读懂一个老人与脚下土地相亲相融的从容。读《公交1号车客员少》,他敏锐地捕捉到十元与四元的票价差,透过这微小的数字裂隙,我们窥见的是普通人为了生活而精打细算的辛酸与坚韧。而在《对麻将有看法》《送礼乃人情》中,他化身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勾勒出一个读书人清醒、克己、守规矩的处世观。正是这种“点到为止”的分寸感,让他的散文拥有了绵长的余韵。他写爱,懂得克制;他写人,追求真实。他从试图用情绪去淹没读者,却在留白之处,让人看见了最真实的生活,引人无尽联想,更发人深思。

读完全书,我尤其感动于他的身份。他并非职业作家,而是一个在体制内摸爬滚打数十年的干部,在繁重的工作之余,用一支朴素的笔为时代留痕、为乡村留声、为岁月立传。无论到哪里学习培训、旅游,他都处处留心、处处记录思考。这让我想到,黔东南这片土地上的写作从来都有一种朴素的使命感:文学应当回到生活本身,为平凡人立言,为时代存照。胜军先生正是用这样一支笔,以岁月碎片记录一个大时代。

“缝碎成锦,集腋成裘。”这些碎片,就是生活的真相;而把它们一针一线缝连起来的,是写作者的真诚与勤勉。每一滴水珠都能映照一个世界,每一个生活片段都能折射生存的哲学。对读者而言,这本书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它提醒我们,伟大不一定在远方,它常常就藏在我们自己平凡的日子里,等待一个有心人去俯身拾起。

■ 姚瑶,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黔东南州作家协会主席。著有《芦笙吹响的地方》《守望人间最小的村庄》《“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等。

